

「用音樂謳歌生命故事-急診室之歌」玫瑰墓樂團演講音樂會

會後分享

分享撰寫：高雄市中正高工-林佳慧教師、高師附中-蔡佳諺教師

高雄市中正高工-林佳慧教師

成立於 1995 年的玫瑰墓樂團，以兩把木吉他、打擊樂器，搭配電貝斯、鋼琴、弦樂器、長笛，來詮釋原聲搖滾(Acoustic Rock)的現場表演方式。玫瑰墓的每首創作，都有其真實故事為背景而成，內容包括了生老病死、抗癌、生命鬥士、兒虐、家暴、弱勢、反毒等社會關懷議題之省思。樂團定期會在台南市「Room 335 Live Music Bar」演出，並於 2018 年底出版的「浮木與枯骨」音樂書，其歌曲結合「短篇散文故事」，演出時，先講述一個真實的生命故事後，樂團再演出因故事創作而生的歌曲，並搭配投影片歌詞、事件照片。

這次在仁武高中欣賞的演講音樂會場次(2019/12/20)與實際玫瑰墓樂團完整編制不同，曾受邀至校園通識課、企業慈善協會、宗教團體聚會、醫療院所進行分享，而演出團員則依在不同縣市與推廣講座場合性質而有所微調。核心團員多為斜槓人生的典範代表，團長、所有詞曲創作、節奏吉他兼主唱於一身的是台南市立醫院急診部主任，而其他團員有的是工程師、業務或健身教練。團長 Allen 以身為急診醫師的經歷，看遍世間種種與生死相關的故事，用音樂謳歌癌末、重症、殉職、毒癮等社會小人物之生命故事，並連袂數位優秀樂手-鼓兼主唱與合音趙家麟、電貝斯兼主唱與合音周逸凡、主奏吉他王偉恒、鍵盤兼小提琴陳沛炘，以淺顯親和的互動方式與學生進行對談與分享。

以下筆者便以玫瑰墓樂團於講座音樂會中所演出之曲目，對照玫瑰墓一首部曲「浮木與枯骨」音樂書當中之章節曲序，進行歌曲創作背景賞析與心得分享。曲目依序為—收錄於第一章「浮木與枯骨」的〈Run!〉、〈回憶的抽屜〉、〈折翼天使〉、〈沙漏〉，第二章「天使的

烙印」中〈拾荒的小孩〉、〈許願卡〉，第三章「玫瑰墓」之
〈台灣音魂 Room335〉

〈RUN!〉

一位母親，為了延續孩子能在世上多存活的時間，每日不懈跑步，以便將自己身上的腎臟捐助給最愛孩子；16歲的孩子，近15年的洗腎時間，就算身處病痛仍選擇面對每次的難題，只為了將來有天也能像母親一樣無微不至地照顧自己。林豈臣——另一位年約七十歲的生命鬥士，因一次登山意外導致下半身行動不便，每日半夜拄著棍木在成大光復校區的操場慢跑，只因凌晨會受脊椎之傷痛醒，僅能靠著持續不斷的活動才能阻止病程的惡化。「要活就要動」，趁還能動的時候起身看看這個世界；「跑步」，特別是不間斷地「練跑」，對每個人有不同的意義，訓練體能、心靈磨鍊、鍛鍊體態，亦或是享受當下跑步的過程，無論何者，每個跑者都有自己跑步的理由。筆者也曾有馬拉松前的練跑經驗，過程中從設定目標，逐步地考驗自身的堅韌毅力與意志，就如〈RUN!〉主歌與間奏，皆使用了非洲鼓、木吉他與電貝斯的米隆加(milonga)切分音型，副歌則增加聲部織度並強調主旨「RUN!」的連續重音，充滿熱血沸騰的氣概。

〈回憶的抽屜〉

「相見時難別亦難」，相識是緣分，情深意重的退伍老兵李伯，對妻子的依戀不捨，每晚必緬懷在故鄉與伴侶的點滴。自從伴侶離開人世，李伯喪偶之慟仍長存於心，過去相處留下來的種種，都收納在這個充滿回憶的抽屜，裡頭有照片、卡片、婚戒，及太太生前聲音的錄音卡帶，這些回憶的聲音與容貌，及所有擁有過的一切美好，如此真誠且至死不渝的愛，令人動容。前奏以大提琴樂音娓娓道來故事的開端，彷彿李伯的化身，團長 Allen 在醫院宿舍與老兵的對話歷歷在目；副歌增強絃樂的份量，以小提琴與大提琴交織在一塊，互相纏綿，猶如夫妻倆情絲纏綿，令人不禁聯想到〈梁祝〉協奏曲中的聲部編排，有異曲同工之妙；末段副歌結束前，電吉他的縱身一句，宛如李伯對天呼喊出心中無盡的思念與哀愁。

〈折翼天使〉

社會不為人知的角落，邊緣人阿蓮(化名)的生命故事令人憐惜，童年遭繼父性侵的慘痛回憶，後來輾轉支身前往北部，卻被投靠的假面男友賣到娼寮，自此之後彷彿墮入地獄般的經歷，甚至被診斷出罹患愛滋病。正值荳蔻年華的小女孩，被奪去無所擔憂顧忌地在完整的家庭關愛中成長的生活，僅僅渴望有位能真誠相待的人來疼愛她，卻被迫提前面對社會中的一切險惡現實。每位女孩出生時彷彿是天賜的白衣天使，但阿蓮純淨的心靈屢受摧殘，她也曾多次自殺未遂，在隔離病房中訴盡她最後的心聲：「活著，是我最後僅存的尊嚴。」

樂曲中，第二部吉他在主歌段落與主唱相互對話相襯，並且有大量吉他獨奏的部分，似以旁觀者的角度訴說這個令人不忍卒睹的故事。

<沙漏>

人生就像沙漏，是由「時間」、「死亡」和「愛」三個元素構成。第二部吉他的頑固音型，好似「時間」一點一滴毫不留情地消逝前進；間奏以長笛與第一部吉他對位，歡歌「愛」的真諦；而「死亡」，特別是出其不意或意外的死亡，往往是人類最難坦然面對的課題，當人們知曉自己的人生沙漏正在倒數時，是否更能珍惜現下平凡的每一天，而非茫然地迷失在時間的漩渦裡。主唱從自身周遭親人因癌末亡故的經歷，以一種淡然沉穩的姿態表達出人在於世，終有天回歸大自然的歷程。

<拾荒的小孩>

小調樂曲，導奏是鋼琴的裝飾樂段，以詠嘆式的音階與琶音傾訴悲淒宿命，加入長笛對位後，主唱便娓娓道出年僅11歲，在急診室角落裡哭泣小女孩的日常。她因為酒精性肝硬化父親的龐大醫療費，不得已與阿嬤一同拾荒度日；某一個下雨天，一場酒駕，帶走了摯親阿嬤，抹殺了祖孫之情。第二段主歌加入大提琴與康加鼓聲部，低沉的線條共鳴出這身不由己的命運，歌詞中的小女孩，在失事後永遠等不到阿嬤回來的一天，結尾的主唱迴音，留下離情不捨的情感，徒留惋惜……。

<許願卡>

團長 Allen 進入醫院的兒童病房，迎面而來的是一片童稚天真的笑聲；罕病童在許願樹上寫下自己的希望，他們散發出來的活力、勇敢無懼，對比病童家長們的徬徨憂心與無助，更顯令人疼惜。以電吉他作為主要的伴奏樂器，充滿節奏律動感，宛如病童們興致勃勃地把願望分享給全世界，並企盼它們實現。全曲聲部織度豐滿，並於前奏及尾奏時加入孩童純真歡愉的笑聲作為音效，愛與希望的氛圍可見一斑。

<台灣音魂 Room335>

「秉持初衷，搖滾不死！」人生一大樂事莫過於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激盪出熱血澎湃的音樂火花，在過去年代「唯有讀書高」的教育體制下，玩音樂的小孩常被視為不入流的半調子，也因此埋沒許多具有天分的創作人才。而自從團長 Allen 與台南獨立音樂 Pub 「Room 335」的老闆結識，交流彼此對獨立音樂創作與推廣的想法後，又再次重拾搖滾精神，而間接鼓勵促成了首張專輯的創作。金屬樂般的重低音曲風，所有的器樂包含人聲在內，在樂曲中以戲劇性十足的張力吶喊出對音樂的執著與熱愛堅持。

另外，其餘在現場的演講音樂會中呈現，但並未收錄於專輯「浮木與枯骨」的曲目，例如<哭泣的史瑞克>—癌末父親的最終心願，是陪伴小學六年級的女兒看完最後一場電影「史瑞克」；<PUT OUT THE FIRE>—一位火場殉職的消防兄弟，視己業為榮耀卻經常被社會所遺忘的人物；<老>—嚴肅慈父潸然淚下目送出嫁的女兒，淚水中載滿著祝福與期待；<罌粟花朵>—被毒癮吞噬的女孩，年輕的美麗生命枉送在致命的毒品，皆能開啟生命教育議題，引起共鳴。

玫瑰墓樂團對於社會小人物生命的體察與感受，而後描繪出一篇篇的文學詩歌，與世人分享，樂團成員致力於推廣生命教育議題的講座，宛若具有使命感的音樂說書人。流行樂表達社會觀察的歌曲引發共感，例如震驚社會的隨機殺人—小燈泡事件，在張惠妹<身後>、宋念宇<不好過>這些歌曲中都曾悼念並為這個事件發聲。2019年金曲獎最佳年度歌曲<玫瑰少年>中從性別真實案例的議題

出發: "One day I will be you, baby boy. And you gon' be me." 誠如原唱蔡依林發表的得獎感言: 「在任何時刻, 你都有可能成為某種少數。所以我更要用同理心去愛任何我身邊的人。這首歌獻給葉永誌, 也獻給所有曾經認為自己沒有選擇的你。在任何時刻, 你都要記得選擇你自己, 支持你自己。」

感謝這些生命的出現, 讓我們更加感恩與珍惜現刻所擁有。

「用生命來寫歌, 用音樂來說故事」—玫瑰墓樂團

參考資料:

玫瑰墓—首部曲「浮木與枯骨」音樂書

高師附中-蔡佳諺教師

音樂, 之所以動人, 不僅在於音樂帶給人的情緒堆疊, 更多的時候, 音樂背後的生命故事, 更能使聽者在樂音中產生共鳴。

《文學, 如何搖滾?》

「原聲搖滾」(acoustic rock), 是玫瑰墓的曲風型式。但對聽眾而言, 「文學搖滾」的說法, 更是玫瑰墓樂團的風格。搖滾, 在大眾的印象中, 作品取材通常來自對社會正義的發聲, 當然, 也少不了對男女情感的宣洩。然而, 玫瑰墓的作品取材, 道盡了人生的生老病死, 而這些生命經歷, 大都來自醫院的真實故事。

玫瑰墓的主唱蘇世揚, 是位急診室醫生。在急診室的歲月, 看盡了許多人間冷暖, 他將這內在最深處的情感, 化為一首首的文學詩篇, 再用搖滾樂團的型式呈現出來。其中一首「拾荒的小孩」, 寫的是一名十歲小女孩的故事。小女孩經常陪爸爸到醫院看肝病、抽腹水, 有一次情況危急被要求住進加護病房, 爸爸卻說沒錢拒絕。後來由社工了解才知道, 爸爸年輕時愛喝酒、又打太太, 小女孩的媽媽因而離家, 家裡靠外婆拾荒度日, 孩子也經常幫忙, 但後來外婆卻在路邊拾荒時

被車撞死，當唱到「雨下大了，等你回來。我說過，會作個乖小孩，等阿嬤回來」，我不禁紅了眼眶。

每首歌，都是一篇文章，更是動人的生命故事。玫瑰墓保留了文學的氣息，但配上了搖滾樂風。看似反差，卻不違和。中間的銜接橋樑，想必就是來自心中最深處對世界的關愛。

《搖滾，如何定義？》

搖滾大致可從三個面向定義之。

第一、音樂性，通常搖滾擁有強烈的節奏感，並且會使用音箱與效果器，來製造多種且高分貝的音響效果，同時大部分都使用插電演奏音樂。

第二、社會性，主要表現年輕族群的角色與性格。

第三、意識形態，經常傳達對生命的反思與對現實社會的不滿。

除此，在樂器的種類上，通常都以電吉他為主要樂器，但特別的是，玫瑰墓卻以古典吉他為演奏樂器。問起原因，團長悠悠的說：「自己已經四十幾歲了，繼續拿著電吉他和年輕人一樣的瘋狂彈唱，整體看起來似乎不是這麼到味。同時自己想呈現的風格，更適合用木吉他來呈現。」這也解釋了團名為何稱之為玫瑰墓。玫瑰墓，乃取自玫瑰木的諧音。玫瑰木（Rosewood）廣泛地使用在吉他的側背板上，早在古典吉他開始製作時便是如此，是一個很經典的選項。它的聲音傳導速率高、中高音飽滿有力、泛音音域也廣，掌握度很高，幾乎所有吉他廠牌、所有製琴師都會使用到；外觀上，玫瑰木呈現亮棕色到深咖啡色都有。

但如此優良的木種，在 2017 年被 CITES（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列入第二級瀕危物種，現在都需要申請，才有辦法獲得。或許，這也象徵著，再怎麼燦爛的生命經歷，最終，都會歸回永久的沉睡。

《生命，如何延續？》

不論是玫瑰木，還是在急診室的每個生命，每個人與物，都有他的生命故事。聖經上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面對如此短暫的生命，透過音樂與歌詞，將每一個微小的生命，譜成永恆。這是玫瑰墓樂團--用生命寫歌，用音樂說故事。

參考書籍 網站資料

這個地下樂團出 CD 竟然賣得比金曲樂團好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3717741> (搜尋日期 2019/12/16)

聲木介紹—玫瑰木

<http://tw.leeguitars.com/blog/blog-more.php?t=15&nid=26> (搜尋日期 2019/12/16)